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詳校官候選知縣臣吳甸華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目錄

卷一

賈誼集

卷二

司馬相如集

卷三

董仲舒集



卷四

東方朔集

卷五

褚先生集

卷六

王褒集

卷七

劉向集

卷八

揚雄集

卷九

劉歆集

卷十

馮衍集

卷十一

班固集

卷十二

崔駰集

卷十三

張衡集

卷十四

張衡集

卷十五

李尤集

卷十六

馬融集

卷十七

荀彧集

卷十八

蔡邕集

卷十九

蔡邕集

卷二十

王逸集

卷二十一

孔融集

卷二十二

諸葛亮集

卷二十三

魏武帝集

卷二十四

魏文帝集

卷二十五

魏文帝集

卷二十六

曹植集

卷二十七

曹植集

卷二十八

陳琳集

卷二十九

王粲集

卷三十

阮瑀集

卷三十一

劉楨集

卷三十二

應瑒集

卷三十三

應璩集

卷三十四

阮籍集

卷三十五

嵇康集

卷三十六

鍾會集

卷三十七

杜預集

卷三十八

荀勗集

卷三十九

傅玄集

卷四十

張華集

卷四十一

孫楚集

卷四十二

摯虞集

卷四十三

束皙集

卷四十四

夏侯湛集

卷四十五

潘岳集

卷四十六

傅咸集

卷四十七

潘尼集

卷四十八

陸機集

卷四十九

陸機集

卷五十

陸雲集

卷五十一

陸雲集

卷五十二

成公綏集

卷五十三

張載集

卷五十四

張協集

卷五十五

劉琨集

卷五十六

郭璞集

卷五十七

郭璞集

卷五十八

王羲之集

卷五十九

王羲之集

卷六十

王獻之集

卷六十一

孫綽集

卷六十二

陶淵明集

卷六十三

何承天集

卷六十四

傅亮集

卷六十五

謝靈運集

卷六十六

謝靈運集

卷六十七

顏延之集

卷六十八

鮑照集

卷六十九

鮑照集

卷七十

袁淑集

卷七十一

謝惠連集

卷七十二

謝莊集

卷七十三

蕭子良集

卷七十四

蕭子良集

卷七十五

王儉集

卷七十六

王融集

卷七十七

謝朓集

卷七十八

張融集

卷七十九

孔稚圭集

卷八十

梁武帝集

卷八十一

蕭統集

卷八十二上

梁簡文帝集

卷八十二下

梁簡文帝集

卷八十三

梁簡文帝集

卷八十四

梁元帝集

卷八十五

江淹集

卷八十六

江淹集

卷八十七上

沈約集

卷八十七下

沈約集

卷八十八

沈約集

卷八十九

陶弘景集

卷九十

丘遲集

卷九十一

任昉集

卷九十二

王僧孺集

卷九十三

陸倕集

卷九十四

劉孝標集

卷九十五

王筠集

卷九十六

劉孝綽集

卷九十七

劉潛集

卷九十八

劉孝威集

卷九十九

庾肩吾集

卷一百

何遜集

卷一百一

吳均集

卷一百二

陳後主集

卷一百三上

徐陵集

卷一百三下

徐陵集

卷一百四

沈炯集

卷一百五

江總集

卷一百六

張正見集

卷一百七

高允集

卷一百八

溫子昇集

卷一百九

邢邵集

卷一百十

魏收集

卷一百十一上

庾信集

卷一百十一中

庾信集

卷一百十一下

庾信集

卷一百十二

庾信集

卷一百十三

王褒集

卷一百十四

隋煬帝集

卷一百十五

盧思道集

卷一百十六

李德林集

卷一百十七

牛弘集

卷一百十八

薛道衡集

臣等謹案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一百十八卷

明張溥輯始於漢賈誼終於隋薛道衡漢魏以來全集傳者無幾此書多採自史傳以及諸家類書抄撮叢殘功亦勤矣然有本係經說而入之集者如董仲舒集錄春秋陰陽劉向劉歆集錄洪範傳之類是也有本係史類而入之集者如褚先生集全錄補史記荀悅集全錄漢紀論之類是也有本係子書而入

之集者如諸葛亮集錄心書蕭子雲集錄淨
住子是也有牴牾顯然而不辨者如張衡集
錄周天大象賦稱魏武黃星之類是也有是
非疑似而臆斷者如陳琳傳中有袁紹使掌
書記一語遂以三國志注紹冊烏桓單于文
錄之琳集是也有偽妄無稽而濫收者如東
方朔集錄真仙通鑑所載與友人書及十洲
記序之類是也有移甲入乙而不覺者如庾

信集錄楊炯文二篇之類是也有采撫未盡者如東晉集所錄餅賦寥寥數語不知祝穆事文類聚所載尚多之類是也有割裂失次者如鍾會集成侯命婦傳三國志注截載兩處遂分其首尾各為一篇之類是也特以網羅薈萃易於循覽故至今傳之溥字天如太倉人崇禎四年進士改庶吉士乞假歸與張采倡復社於東南聲氣交通傾動天下門戶

轆轤以迄於明之亡云乾隆四十二年十一

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原叙

文集之名始于阮孝緒七錄後代因之遂列史志馬貴
與經籍考詳載集名人物爵里著作源流備具左方覽
者開卷大意已顯然李唐以上放軼多矣周惟屈原宋
玉漢惟枚乘董仲舒劉向揚雄蔡邕魏惟曹植陳琳王
粲阮籍嵇康晉惟張華陸機陸雲劉琨陶潛宋惟鮑照
謝惠連齊惟謝朓孔珪梁惟沈約吳均江淹何遜周惟
庾信陳惟陰鏗千餘年間文士輩出彬彬極盛而卷帙

所存不滿三十餘家藏書五厄古今同慨晉摯仲洽總
鈔羣集分為流別梁昭明特標選目舉世稱工澄汰之
餘遺亡彌衆至逸書編于豫章古文鈔自會稽巨源寶
經龕之帙容齋發故麓之藏趙宋諸賢戮力稽古不能
追續墜簡鋪揚詞苑亦惟委之時運抱痛河海而已余
少嗜秦漢文字苦不能解既畧上口遍求義類斷自唐
前目成掌錄編次為集可得百四五十種近見閩刻七
十二家更服其搜揚苦心有功作者兩京風雅光並日

月一字獲留壽且億萬魏雖改元承流未遠晉尚清微
宋矜新巧南齊雅麗擅長蕭梁英華邁俗總言其槩推
輪大路不廢雕幾月露風雲無傷氣骨江左名流得與
漢朝大手同立天地者未有不先質後文吐華含實者
也人但厭陳季之浮薄而毀顏謝惡周隋之駢衍而罪
徐庾此數家者斯文具在豈肯為後人受過哉余自賈
長沙以下迄隋薛河東隨手次第先授剗凡百三家
卷帙重大餘謀踵行古人詩文不容加點隨俗為之聊

便流涉無當有亡評騭之言懼累前人何敢復贅每集
叙首本末微見送疑取難冀代筵叩爾別集之外諸家
著書非文體者概不編入其他斷篇逸句雖少亦貴期
于畢收但家無乘書妄譚遠古滕囊漏挂寧免訕笑倘
世有蓄文德之別部大思光之玉海者則願負擔以從
矣婁東張溥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九千五百九十

集部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明 張溥 輯

賈誼集

賦

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竢罪長沙
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
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
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
烏虜哀哉兮逢

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闢茸尊顯兮讒諛得志
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為
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幹棄周鼎寶康
瓠兮騰駕罷牛驂寒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
屨漸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咎兮諄曰已矣國其
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
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倂螻蟻以
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

自臧使麒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
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
都也鳳皇翔于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
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橫
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螳

旱雲賦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
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瀕洞兮正重沓而竝起嵬

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
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儷倚而時有遂積聚而
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
湃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窺電而四塞兮
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
終風解而霧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
離刺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條兮日昭昭而蕪穢隆盛暑
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熯陽風吸習而熯熯羣生悶懣而

愁憤壟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
而無事兮釋其耰鉏而下涕悲疆畔之遭禍痛皇天之
靡惠惜稚稼之早天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
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
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叨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
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沒
嗟乎作孽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羣生不
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孽孽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兮

以鬱悌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布
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懟奈何人兮

虞賦

攷太平以深志象巨獸之屈竒妙彫文以刻鏤舒循尾
之采垂舉其鋸牙以左右相指負大鍾而欲飛

同前

妙彫文以刻鏤兮象巨獸之屈竒兮戴高角之戕戕負
大鍾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服賦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於坐隅貌
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曰野
鳥入室主人將去問於子服余何去之吉虐告我凶言
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乃太息舉首奮翼口不能
言請對以意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遷或推而還
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間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
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夫差以敗

越棲會稽句踐伯世斯遊遂成卒被五刑傳說胥靡乃
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命不可測孰知其極水
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震蕩相轉雲蒸雨降糾錯
相紛大鈞播物塊土無垠天不可與慮道不可與謀遲
速有命烏識其時且夫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
萬物為銅合散消息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
然為人何足控揣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
貴我達人大觀物亡不可貪夫徇財列士徇名夸者死

權品庶每生怵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億變齊同
愚士繫俗僥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好
惡積意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
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
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不
憂細故芥蒂何足以疑

騷

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
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
觀江河之紆曲兮，臨四海之霑濡。
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
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之象輿。
蒼龍蚺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為右騑。
建日月以為蓋兮，載玉女於後車。
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虜崑崙之墟。
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
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
鴻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

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
羊乃至少原之壑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
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
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
兮鴟梟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為螻蟻之所裁
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
日衰兮固儻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
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

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迢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誠
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為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
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諫
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為小
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箕子被髮而佯狂水背流
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
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之璽
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

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疏

論時政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
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
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
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
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

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

安之執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
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
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
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
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
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熟也雖使舜禹復生為
陛下計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
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

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昃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剋之豈

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
尚憚以危為安以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
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
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
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
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
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
起非有仄室之執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為中涓其

次厯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歲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䟽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為治乎

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為者擅爵人赦死辜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

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髡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髡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為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

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
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為徹侯而居雖
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
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蒞醢則莫若令如樊
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
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

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竝進而
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
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為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
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
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為國空而置之須其
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為徙其
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
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

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
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
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竒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
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卧赤子天下之上而
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
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方病大
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
一二指惱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痼疾後雖有扁鵲

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蹠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偏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蹠盤可為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米糴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

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
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
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
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
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
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
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
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

縣之衆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為屬國之
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
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
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
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
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
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
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縋以偏諸美者

黼黻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
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
優下賤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
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
庶人夔婁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
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
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
為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

者曰毋動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為可為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耰慮有德色母取箕箒立而誅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廢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

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
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然
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
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
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塞
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
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
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大

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恠慮不動於耳目
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
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
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
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夫
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
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
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維

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離叛凡
十三歲而社稷為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
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
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
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
是猶渡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長
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子
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

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緇抱之中召公為太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王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

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
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
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
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
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
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為之孔子
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

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

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
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
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
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
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
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
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
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

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
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
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
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
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
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
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
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

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
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
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
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
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
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
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
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辜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

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

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
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
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
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
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
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旣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
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
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

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
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
陵理孰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
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
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
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
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

以黥劓之臯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斃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臯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笞偶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

而有徒隸亡恥之心。庠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

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集詬亡節廉恥不立

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
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
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
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
亡恥俱苟妄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
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
不謂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
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

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諄之也尚
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
白冠鰲纓盤水加劔造請室而請臯耳上不執縛係引
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
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
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
有禮故羣臣自憚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
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

化成俗定則為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
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
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
固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此物
此志也彼且為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為我亡故
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為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
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
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為

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為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
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
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
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
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月以長是天下之大
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

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
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
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
幸有方二三千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
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政治未畢通
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

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
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
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
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
可以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廩廩也

上都輸疏

天子都長安而以淮南東道為奉地鋸道數千不輕致
輸郡或乃越諸侯而遠調均發徵至無狀也古者天子

之地方千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在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為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在五十里而至輸者不苦其繇繇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及秦不能分人寸地欲自有之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數十錢之費不輕而致也上之所得甚少而人之苦甚多也

諫鑄錢疏

孝文五年為錢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誼諫不聽

法使天下公得顧祖鑄銅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

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虜則
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虜則市肆異用錢文
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
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奸錢日多五穀不為多善人怵
而為奸邪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柰何而忽
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
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
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重則呂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呂作兵器呂假賢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奇羨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制吾器財呂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

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
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為蕃
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
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厯如
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為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若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
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
夫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
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
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力制
天下頤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身亡

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諫立淮南諸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

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
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剡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
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
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予之
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剗
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
下少留計

論

過秦論上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
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
惠文武昭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
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
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

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而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召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常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而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

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敝追
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
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
淺國家無事及至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
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
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越之
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
却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

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鐻以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呾隸之人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

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
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
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
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
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銛於
鉤戟長鎗也適戍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
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
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

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過秦論中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没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勁彊侵弱衆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始皇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始皇

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汙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

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奸偽並起而上

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
以下至於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
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
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
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
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謂也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身
不免於戮殺者政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論下

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
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衆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
戟之兵鉏耰白挺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
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
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並起豪俊相立秦使
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
上羣臣之不相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

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始皇二十餘君常為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勢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時賢智並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勢不便也秦雖小邑并大城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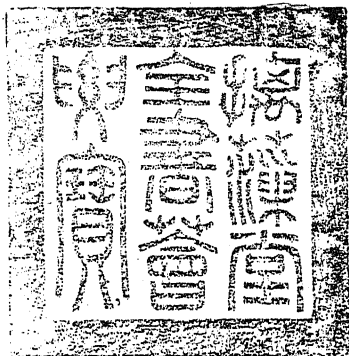
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
親其下未附名為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
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
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為禽
者其救敗非也始皇足已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
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
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
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

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為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指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壅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王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並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

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為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勢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有時故曠日長久而

安矣

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庶吉士臣嚴福

謄錄監生臣朱溥